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恨海

第三回 紫竹林無處訪鴻泥 八百戶暫時駐芳趾

卻說伯和被這一群人卷地而來的衝散了，既不見了車輛，又不見了李富，又不知端的為了甚麼事這般慌張，問問那逃走的人，也都莫明其妙，只不過看見人走走就是了。亂走了一陣，慢慢的散開了。伯和循著舊路，要尋那車輛。及至尋至原處，天已黑了，過往的車，影兒也沒了，大約這個時候都投了店了，只得在就近村店裡去打聽，又都沒有，十分心急。時候又夜了，沒奈何，只得也投了客店，胡亂過了一夜。到了次日，天色黎明便起來，到各處去尋訪，問了幾家村店，都回說不知。暗想莫非已經往前面去了，只得望南緩步行去，心中十分張皇，不知怎樣才好，總不得一個主意。甚至連那李富都杳無下落。身邊束了幾十兩銀子，到了此時，轉嫌累贅沉重，行走不便。心神無主的順步亂行，遇見有村落的地方便去訪問，總是毫無信息。行行去去，走到一個所在，遠遠的望見有一所高大房子，留心走近去看時，房子那邊停著一串火車，那車頭上還在那裡冒煙，心中暗暗歡喜：莫非他們已經上了火車了？急急的望前而行，打從一片田上要越過去。正在低頭之際，忽聽得迎頭一聲吶喊，抬頭看時，遠遠的站著一個洋兵，手執洋槍，許多洋人在鐵路上作工。原來這裡是落堡車站，洋人借了火車，運兵進京，走到此處，鐵軌被拳匪弄壞了一段，洋兵在那裡收拾。伯和不知就裡，前去觀看，順便要探訪白氏母女消息，卻被這個守路洋兵喝住。

伯和不免一呆，便立住了腳。洋兵見他立定，便拿槍對著他要打，嚇得伯和翻身就走。那洋兵從後追來，伯和捨命狂奔，方才得脫。心中愈覺悽惶，正不知白氏、棣華是否被洋兵殺害。投到一家店裡打尖，順便訪問消息。

此時已經過午，不是打尖時候，故店中人甚少。伯和便向店小二訪問，小二順口答道：「今天晌午時候，是有一輛車，坐了兩個娘兒們，到這裡打尖來，說是要趕到衛裡的。」伯和信以為真，因又問道：「我是昨天走散了的，此刻要僱一輛車到衛裡去，不知可有僱處？」小二道：「這裡小地方，沒有車子。就有一、兩家車店，這兩天來往的人多，早就僱空了。老爺要僱，還得趕上半站，到了楊村，憑你要僱車子也有，牲口也有。」伯和聽了，吃過了兩張烙餅，即便起身。走到晚上，不得到楊村，便在一個小村落覓了一家野店，歇了一宿。次日早起，趕到了楊村，已是中午時候。打過了尖，便僱一匹驢子騎上，加上一鞭，趕到西沽時，日已平西。早有車店接應，下了驢，歇了一宿。

次日清早，便步過了虹橋，僱了一輛東洋車，飛奔紫竹林而來，逕到佛照樓問信。這一家佛照樓客棧，是廣東人所開，十分寬大。凡是富商顯宦，路過天津，都向那裡投止。廣東人自不消說，除了他家，再也不向別家歇宿的了。所以伯和一到，便來打聽。入了棧門，向賬房中詢問，如此這般的兩個女眷，可曾到此。那掌櫃的便在客簿裡一查，說「沒有。」

伯和心中不覺頓時失望，如墮五里霧中。只因他信了那店小二的話，以為他所說的一定是白氏、棣華了，依他所說，自然早已到了天津。於是一心一意，以為到了此地，準定可以相見的了。誰知那小二是隨嘴亂話的，這一個卻信以為真，到底望了一個空，不覺垂頭喪氣，只得又到紫竹林一帶小客棧去打聽，那裡有個影子，只得自己仍到佛照樓投宿。他心中打算：這佛照樓是廣東人麀聚之所，我先住在那裡，或者他們後到，也可在那裡相見。誰知佛照樓掌櫃的，見他沒有行李，不肯收留。伯和只得把如何出京，如何散失的話說了出來。提及了張鶴亭，那掌櫃的和他相識，方才留了。伯和取出銀子，草草的置備了鋪蓋，從此就在佛照樓住下，天天盼望蹤跡。凡遇了門前車馬之聲，便跑出來張望，望見入門的人，不是白氏母女，又復嗒然若喪，他便這等盼望。誰知白氏母女並未曾到天津來。

那天在路上，遇了那一群人衝將過來時，衝得車橫馬亂，甚至有車翻馬倒的。白氏母女所坐的車雖未翻倒，怎奈那車夫買來的那匹驢子，性子極其倔強。北邊的雙套車，不像上海的洋式雙馬車樣子，只有一匹牲口套在車轅之內，另外一匹是用一根長繩，一頭拴在車上，一頭拴在牲口身上的，兩匹牲口，一前一後。那車夫自然把自己的牲口套在轅內，那買來的用長繩拴了在前頭走。一群人衝來時，把那驢子衝橫了，本來向南走的，此時驢頭卻向了西，驢子的倔強性便發作了，向西飛跑，車子也跟著他轉了向，這一匹牲口，也被他帶的不得不跟著飛跑了。車夫在車簷上，顛得跌了下來，及至爬起來追時，那裡追得及，只跟在後面沒命狂追，嘴裡不住聲的叫：「嗚！嗚！嗚！」原來北方的牲口，是懂得聽號令的，平常趕車，只要車夫叫一聲：「嗚！」他便站住了不動。此時他跑的性起，自然任憑你叫一千聲也沒用的了。

白氏母女，起先望見擁來了許多人，已是嚇的魂不附體，及至那驢子性發飛跑，把車夫掀翻在地，更是嚇上加嚇。那路又不平，車子格外顛簸得厲害。白氏不覺魂飛天外，魄散九州，一陣暈了過去。棣華急得雙手抱住，在車內大叫：「救命！」那驢子一口氣跑了三十多里路，將近一個村落，才被一個鄉人攔住，一手執住了轡頭，車才停了。驢子還把雙足向後亂踢。棣華還在車內連哭帶喊的叫母親醒來。歇了半晌，那車夫方才氣喘吁吁的趕到，向那鄉人道謝。棣華一手摟著白氏，一手掀起車簾，向車夫道：「你快到那裡討點開水來！這裡人也嚇暈了，快灌救要緊！」車夫道：「這個地方，那裡去取水呢？」那鄉人聽了便道：「怎麼，嚇壞了人麼？快快把車拉過村口來，我給你們開水！」說著飛奔先去了。車夫拉了牲口，慢慢的向村莊上去。村莊上的人，知道有人在車上嚇壞了，男男女女，老老幼幼，都跑出來圍著車子觀看，問長問短。此時白氏眼皮掣動，似有醒意。恰好那鄉人拿了開水來，棣華道了謝，接過來，慢慢灌了下去。白氏一口氣回了過來，微微睜開眼睛，說道：「嚇煞我也！」車外的人都道：「好了，好了，回過來了！」棣華尋思，此時母親病了，不便走路，因問：「這裡是甚麼地名？有店沒有？天已不早了，有店，我們先下了店罷。」那鄉人道：「我們這裡有名的鄉莊，叫做『八百戶』，往西再走，便是『九百戶』。『六百戶』卻在南道上。『七百戶』在北道上。這裡並不是通衢大道，要下大客店可沒有。若是肯下小店，只我便是開店的。」棣華道：「就小店也不妨。」鄉人聽說，便把車拉到莊內，到了店門首歇下。棣華扶母親下了車。鄉人幫著車夫，把行李取了下來，送到房裡。

白氏覺得身體酥軟，頭重腳輕，心神飄蕩，氣息微弱。棣華扶到炕沿坐下，忙忙開了鋪蓋，伏侍睡下。白氏道：「好女兒，你憩憩罷，辛苦了。你嚇著了沒有？」棣華道：「女兒不嚇，母親放心。」白氏道：「伯和賢姪呢？」棣華本來先受了那一群人衝來的嚇，又受了驢子溜韁的嚇，末後更見母親暈絕了，這一嚇更非同小可，那一寸芳心，容納了這許多驚嚇的事，早把伯和嚇得忘記了，此時被白氏一提，不覺失聲說道：「噯呀！」說聲未絕，把臉一紅，又咽住了。白氏忙問道：「怎麼了？」棣華低聲說道：「沒有來。」白氏此時忘了自己身體酥軟了，連忙坐起來道：「想是衝散了，這還了得，還不快著人去尋來！」棣華道：「母親才嚇壞了，自己將息著保重點罷！他——」說到這裡，便頓時頓住了口，兩頰緋紅起來。

白氏一疊連聲叫家人李富。棣華道：「李富也沒有看見，想是衝散了。我們車子打橫的時候，還看見他在旁邊。想必他也見我們，不定會尋來的。」白氏道：「丟了他們可不得了，快去尋來！」便叫車夫去尋。車夫道：「來了那一大堆子人，把他們一卷，都卷的往北去了。這裡走到原路上，有三十多里，再往北去，又不知在那裡，怎樣尋得來？天又快黑下來了。」

棣華想了一想道：「我給你五錢銀子做跑腿錢，尋了出來，再重賞你。」說罷，在衣袋裡取出一塊五錢重的碎銀出來，放在桌上。車夫拿在手裡，顛了一顛，道：「既如此，我便去尋來。」說罷去了。

白氏仍舊躺下。棣華心中七上八下，想著伯和到底不知怎樣了。他若是看見我們的車子，自然該會尋來，但不知被那些人擠得他到那裡去了。他是一個文弱書生，向來不曾歷過艱險，這一番不知嚇的怎麼樣了？病才好了的人，不要再嚇出一場病來。忽又想起他病才好了，自然沒有氣力，倘使被人擠倒了，豈不要踏成肉醬？想到這裡，不覺柔腸寸斷，那淚珠兒滾滾的滴下來，又恐怕被母親看見，側轉身坐了，暗暗流淚。忽然又怪他為甚麼不跨在車簷上，便可以同在一起了。雖那車夫亦跌了下來，但跌雖跌了，可就知道跟尋了，不見那車夫到底追了上來麼？又想：這都是我自己不好，處處避著嫌疑，不肯和他說話。他是一個能體諒人的，見我避嫌，自然不肯來親近。我若肯和他說話，他自然也樂得和我說話，就沒有事了。伯和弟弟呀，這是我害了你了！倘有個三長兩

短，叫我怎生是好？這會你倘回來了，我再也不敢避甚麼嫌疑了，左右我已經憑了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，許與你的了。

正在胡思亂想，那店家到門口來，問道：「太太們做夜飯不做？」棣華回身看看白氏，卻睡著了。因對店家說道：「你們做好了，多少拿點進來罷。」店家道：「我們這裡是不做客飯的，要做時，請小姐拿錢去買麵。」棣華取了七、八十文銅錢給他，回身看看白氏時，雖是睡著，卻身上燒的火炭一般，兩頰緋紅，不覺慌張起來，抖了一牀被窩，輕輕同他蓋上，自家守在旁邊。天色已黑將下來，店家送進一盞馬口鐵的洋燈，放在桌上自去。棣華又想起天色已黑了，他此時不知被擠在那裡，今天晚上，又不知睡在那裡，身邊的金銀，不要失落了才好，倘是失落了，便不好了。忽又想起，他是一個文弱書生，不要反為了那些金銀鬧出亂子來，此刻正在亂離之際，這件事第一耽心。想到這裡，不覺一陣陣的汗流浹背。

忽聽得白氏大叫一聲：「賢姪快救我！」叫聲未絕，便是驚醒了。棣華俯身問道：「母親怎樣了？」白氏張眼道：「甚麼時候了？」棣華道：「才斷黑不久。」白氏道：「我身上可是發熱？」棣華道：「燒得很呢。母親可要喝茶？」白氏道：「給我一口罷！」

棣華忙取出茶葉，放在壺裡，走到房門口，問店家要開水。店家道：「水還沒開呢，等一會兒罷。飯，做餅還是做湯？」棣華回頭問白氏。白氏道：「我不吃了，你愛吃甚麼，叫他們做甚麼。」棣華便對店家說道：「不吃了，留著明天做罷。」店家接了茶壺。棣華仍到炕沿上坐下問道：「母親方才做夢來？」白氏道：「你怎麼知道？」棣華道：「母親自己叫出來的。」白氏道：「叫甚麼？」棣華道：「叫……叫……『賢姪救我』，把母親自己叫醒了。」白氏道：「怎麼真個叫起來？我夢見白天裡那許多人，又擁到這裡來了，看見伯和賢姪也在人叢中。忽然一個人，拿起大刀殺進門來了，向我亂砍，我便叫起來，這一叫，就醒了。」說話間，店家送進茶來。棣華斟了一杯，遞給白氏。白氏喝了，說道：「我又是頭痛，又是頭重，怎生是好？」棣華道：「母親將息點罷，不要勞神了。」白氏道：「方才你背著我流淚，我也在那裡傷心。伯和雖是我的女婿，卻是人家的兒子，倘是失散了，不到幾天還得相見便好，倘或有甚麼長短，將來怎生對親家？」棣華聽了，觸起心事，止不住一陣珠淚，又撲簌簌的灑將下來。白氏道：「我兒快不要傷心，你要這樣，我更難過了。」正說話間，外面忽然闖了一人進來。未知此人是誰，且聽下回分解。